

# 哀歌



[哀歌\\_下载链接1](#)

著者:[日] 远藤周作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6

装帧:精装

本书是远藤周作的短篇小说集，是其极具震撼力的作品《沉默》的前奏曲。十二个短篇如同围绕太阳运行的行星，虽然有密切相联的轨迹，却另有更为丰富的旋律，其中有写中年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庸常关系的；有病中寂寞的；有涉及宗教信仰历史的。在这些故事中，远藤周作始终关注的信仰与反叛、圣洁与背德、强权与卑微、受难与恐惧、坚贞与隐忍、挣扎与超脱等主题已有端倪，故事中九宫鸟的眼神、狗的眼神、主人公妻子的脸……这些隐晦的意象，最终聚合成踏绘的意象、耶稣的脸，转移至《沉默》。恰如远藤周作自己所说，正是在诸多意义上，《哀歌》是其作为“小说家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品”。

作者介绍:

关于作者

远藤周作（1923—1996）

日本著名作家。出生于天主教家庭，幼时随家人居住在中国大连，少时皈依天主教，青年时期留学法国。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白人》（获芥川文学奖）、长篇小说《海和毒药》（获新潮文学奖和每日出版文化奖）、《沉默》（获谷崎润一郎奖）、《深河》（获每日艺术奖）。1995年，被授予日本文化勋章，次年病逝于东京。其作品充满对生命、哲学、宗教、民族性、东西方关系的深刻思考和沉重追问。在日本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枢纽地位，是日本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关于译者

赵仲明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赴日留学，攻读佛教学专业。现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主要译著有：《日本文化史》（家永三郎著）、《日本的民俗宗教》（宫家准著）、《童话心理学》（河合隼雄著）、《布鲁特斯的心脏》（东野圭吾著）、《瞌睡先生》（伊集院静著）、《漂逝的纸偶》（北村薰著）、《比海更深》（是枝裕和著）等。

目录: I

旧病复发

男人和九宫鸟

前日

四十岁的男人

大病房

II

童话

杂木林中的病房

回乡

札辻

云仙

我的男人和女人

III

例之酒癖 诳语绮言

作者致读者——关于《哀歌》的记忆

• • • • • [\(收起\)](#)

[哀歌 下载链接1](#)

## 标签

远藤周作

日本文学

日本

小说

短篇小说集

文学

短篇小说

外国文学

## 评论

对于长篇小说型作家来说，中短篇小说往往是他们练笔用的过渡之作。《哀歌》就是作者在写《沉默》之前的练笔，因而可以看到关于宗教信仰的内心挣扎和历史故事，是反复出现的。撇开这些，单就这本书而言，中晚年多病多灾，夫妻情感淡漠，人与人之间暖意稀薄，读来十分哀沉，时常让我想起杜甫的一句，“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  
《沉默》的前奏，围绕病痛与宗教两大主题展开的练习，沉郁哀婉，如冬日黄昏的最后一丝光线褪尽，死神的镰刀即将自暗影中收割；被社会规训所驯化掩盖的人性阴暗面，在肉身经受折磨与心灵饱受恐惧煎熬的双重作用下，被逼仄得无所遁形，无论是贤妻或是乐于奉献的修女，皆在承受不无虚荣的假面人生。圣洁的怜悯与凡俗的肉体慰藉有相

通之处——“无法对人类的痛苦坐视不管”，「踏绘」上悲悯的基督面容；隐匿的教徒在现代生活留下印记，其精神继承者在庸常生活中继续寻求为自己的软弱而辩护的理由。

每个作家都有他关心的核心问题。在远藤周作，就是信仰、疾病、渐入老境的悲凉和死亡。这本短篇小说集中，可以看到他在各种题材上的积累与探索。医院里，九官鸟腐臭的气味正如死亡般无孔不入，患肺结核病人们的心境和各自哀哀的挣扎，触目惊心。他写的正是世间真相，常人有意无意忽视的。只是人或许都不会太愿意被他提醒吧。关于信仰的部分，以后读他的其他作品再写。

写作的行车距离。

远藤周作长篇小说的母题基本上都在这本小说集里了。《哀歌》的练笔性质很强，虽然所有的故事并不完全雷同，但情节和物象都是交织错综的（比如《那个男人》像是《童话》的继续，九官鸟和肺病也是反复提及）他没有让耶稣的形象直接出现在作品中，而是将其投射在狗、九官鸟，以及妻子等事物的身上。远藤探讨信仰问题时往往是将其与脆弱和坚强两面结合起来，但更难能可贵的是它能够发现坚定信仰背后的虚荣以及脆弱信仰背后的忏悔与痛苦，而这恰恰是信仰的本真来源。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关键问题：一种日常世俗的信仰是否可能？信仰一定要通过受苦得到确证吗？如果不可能为何还要信，信的意义难道不在于日常的幸福吗？但这与基督的上界观是矛盾的，从而使小说展露出强大的张力。远藤将美与爱分离，为崇高之美吸引是人之常情，而对日常平庸的坚守才是爱。

其中有两三个短篇特别喜欢

所谓远藤周作粉，也许就是哪怕整本短篇小说集里的每一篇写的都是肺病患者在医院里的故事，且没有什么特殊的结构，但只要是他用他的语气写出来，故事里的情绪也可以一次次将你击中，真是毫无办法……

如果喜欢他的那本《沉默》，这一本也是一定要找来读读的，尤其是那篇《前日》。

人人都得病，病是他们的命，是他们失败人生赢得的桂冠。作为对病的解释，天主教让人心咯噔一下开悟：当初受洗，为的便是如今。

好几个短篇都和踏绘有关，看来远藤周作一直格外困扰于《沉默》和《深河》里的疑问：不是谁都能成为圣人和殉道者，无法成为圣人和殉道者的普通人，还能被视为基督教信徒吗？远藤周作的作品一贯着眼于弃教者（或者为信仰而纠结的动摇者）、病患（支气管漏、肺结核、麻风患者）、濒死或者死亡。能够体察人间的哀痛和人性的挣扎，这一点总是格外打动人。

远藤周作小说里一些熟悉的意象似乎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就如《深河》里肃杀的病房和死去的鸟，《沉默》里始终黑暗茫茫的大海，虽然大海在这里还没有同死亡发生直接的联系，死刑是更加“可视”的梟首、沸水和烈火，但教徒的骨灰会被撒入大海，这在某种意义上也一如恒河之于印度教徒。这本小说集更像是意象的反复编织练习，作家沉迷于“人与人之间浑然不觉的自私”以及宗教面前痛苦的自醒，却多少囿于此见而被束缚，单调的象征和相似的主题未免无聊。《沉默》却更加迫近黑暗的大海，使大海直接成为死亡的场域，同时“露骨地直接描绘出踏绘上耶稣的形象”和所谓背叛者的形象。《深河》终于超越了天主教教徒的眼光，普通人的长河里，我们一贯地看到死，但也看到生；看到枯竭的爱，也看到浩大的，超越某一宗教而存在的“洋葱”的爱。他最终还是超越了自己啊。

没读过的《沉默》的可以看看，读过的建议拿它垫麻将桌

201901以二十多岁眺望布满生理、心理危机的中年，艰难而绝望。每年入秋一年一大病，几天几夜咳嗽无法入眠时，我总会想到十年后二十年后自己此身虽在堪惊。如果打仗了，哪里可能都逃不了。挚友会零落尽、爱人子女一个不存在、信仰也没有，若是那一天，我可能还是会去死吧。

远藤周作始终对崇高之类的概念抱持着怀疑和鄙视。在《哀歌》里，他沉迷于人与人之间浑然不觉却又无法克制的自私，以及由此而生的虚假与真实、温和与残忍纠结缠绕后复杂性。虽然信仰上帝，但他应该对人充满了悲观和绝望。他深信这种沟壑无法填补，且会伴随至终。

本月最佳依然是我最钟爱的远藤周作

我想，理解了《那个男人》中主人公对神/耶稣如此复杂、多义的信与疑才好理解《深河》中天主教徒在恒河岸服务印度教徒的独特心理；理解了《回乡》中由馆藏“踏绘”上祖先脚印带来的巨大冲击，才好相对完整地理解信仰与背叛、自发与自觉的双重性。

-----  
远藤周作还是长篇更好看。短篇好像是他的苗圃，在里面可以看见以后会出现的长篇主题如何出现并逐渐长成。九宫鸟的眼神，狗的眼神，妻子的脸，信仰与痛苦，忠诚与背叛等等

-----  
讨论伪善好故事，不过这本翻译和校对有很多问题，有一个主角居然翻叫掘口，日本人的姓氏明显是掘口吧。

-----  
之前看过远藤周作其他比较有名的长篇，说不上非常喜欢，但是却依然能感受到他构建整体氛围的能力，准确又细腻的文字，这一切都掩藏在看似平淡的表面之下，这本哀歌也是这样，平静之下是黑色的暗涌，而且那种战后的哀愁又丧失的感觉，太到位了，喜欢这本书里所有的人物、意象，仿佛是一个人过完了所有人生一样的轮回感和重复感，但是却并没有绝望的感觉，是因为里面有着宗教的内核么？还是因为有着信仰的内核？或者是人类的感情太过复杂幽微到即便是从不同角度描述无数次，也无法绘出全貌呢？

-----  
看过沉默的话，这本感觉不用看了，略重复

-----  
“写了十年小说，他逐渐厌倦了在人的行为中挖掘利己主义和虚荣心的近代文学。就像水从箩筐底下漏掉那样，站在那样的视角看问题，使得我们失去了更为重要的东西。”  
《云仙》中的这句话，用来解释远藤周作自己的创作再合适不过了。在现实面，他的逼视让人性的灰暗无所隐遁；在理想面，他的执着又要把那遗漏掉的重要东西寻回来。《哀歌》就是《沉默》和《深河》的提前预演，这个小说集也让远藤发现了多大的篇幅最能让他发力。

-----  
[哀歌\\_下载链接1](#)

## 书评

远藤周作的作品最先接触的是《深河》，其在泛神论背景下以多线并行的形式对生命加以探索，客观冷峻的笔调中可以读出作者的谦卑和疑问。而这次阅读的《哀歌》则可以视为长篇写作之前的雏形（介绍称是作品《沉默》的前奏曲），是一部意象突出、主题鲜明的短篇练习册。可以看到，...

-----  
[哀歌\\_下载链接1](#)